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



上海醬業 職工運動史料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工會是勞動職工的集體

大會成立大會
定本月二十七日舉行

萬康醫稿復業

卷之三

卷之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已付... 諸君請勿上架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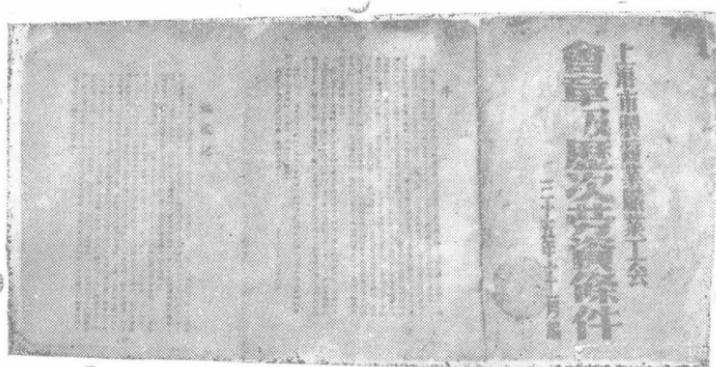
特製不銹標牌

詩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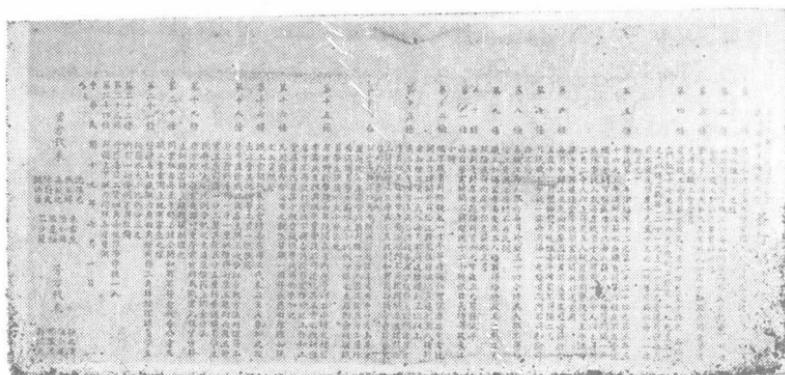
1946年《酱报》第四期报导酱业工会即将举行成立大会的消息。



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酱报》创刊号。
辑。下：《酱报》复刊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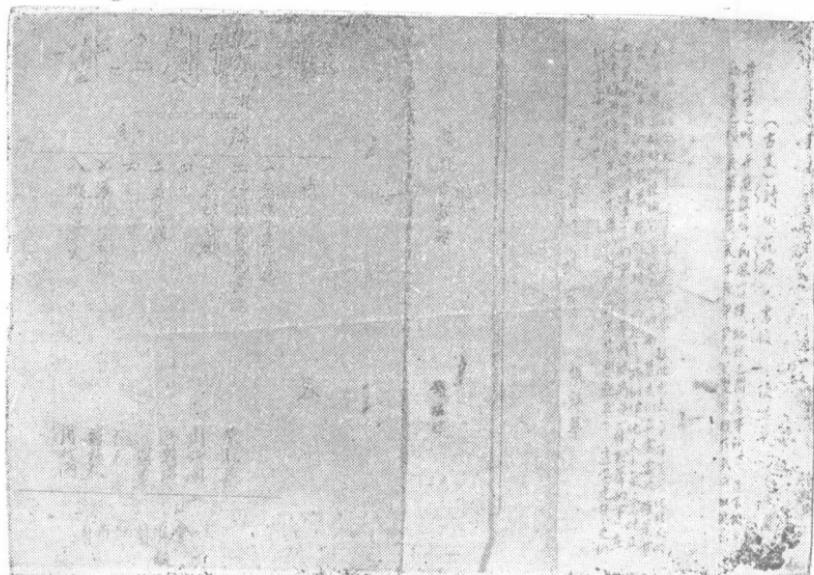
1930年至1946年历次劳资协议条件汇编



1930年酱园业劳资签订的协议条件

三山會			
姓	名	號	地
桂	品	內序	北
陳	潤	公	得和
王	成	德	興
李	成	德	興
王	成	德	興
李	成	德	興
高	大	英	德
高	大	英	德
王	山	興	德
黃	德	志	德
陳	德	志	德
張	人	叔	德
黃	林	桂	德
高	元	德	德
方	元	德	德
王	金	德	德
方	善	華	德
徐	海	華	德
張	四	華	德
唐	南	華	德
張	四	華	德
張	信	興	德
王	超	興	德
成	慶	興	德
柯	朝	興	德
康	炳	興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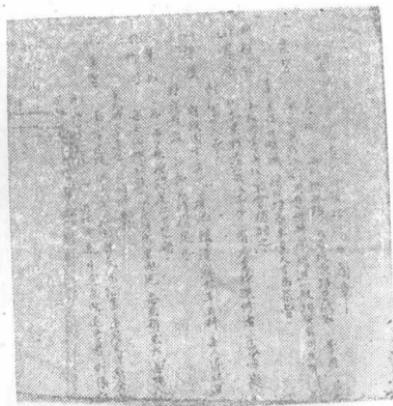
1944年酱工自修班通讯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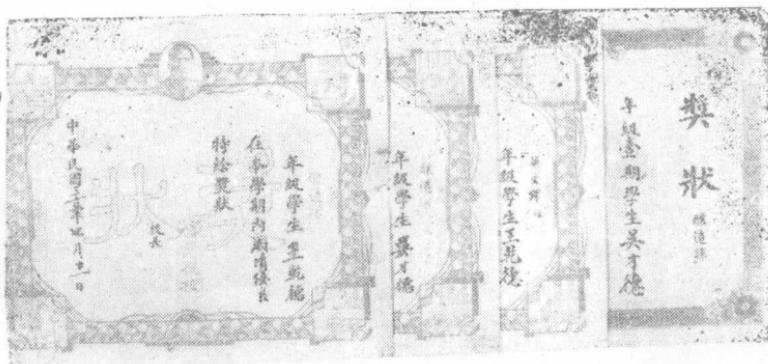
1945年《酱工自修班》创刊号



酱业夜校的酿造学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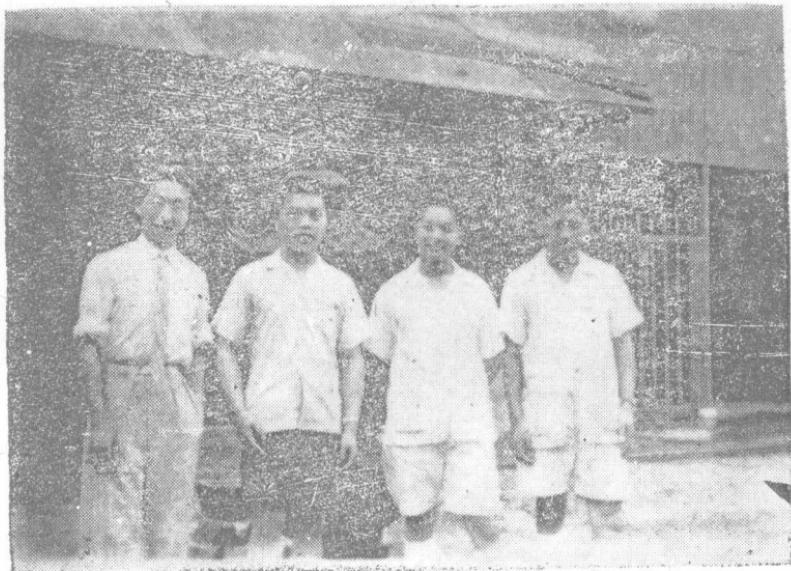


1946年酱业夜校招生简章



酱业夜校的奖状

益友社酱业干事会组织社员旅游参观活动



1947年秋在浦东钦赐仰殿



1948年春在大华农场

目 录

序 言	江春泽	(1)
对地下党酱业支部的回忆	蔡东园	(3)
两年纪事—1947年7月至1949年5月	王乾德	(14)
三次夺取工会领导权的斗争	叶 平 朱旭智	(37)
✓“石米运动”始末	集体回忆，柳青执笔	(47)
关于《酱报》的一些回忆	韩西雅	(62)
《酱报》的变迁和斗争	钱福林 张锦华	(65)
团结教育群众的一个重要阵地		
——酱业图书馆	成祖荫 吴才德	(71)
酱业星期日校创办前后	陈范英 金培基	(80)
酱业职工业余进修会和酱业夜校	张洪威 沈剑英	(84)
根据行业特点开展我们的统战工作	叶 平 张洪威	(94)
✓两个青年职工奔赴苏北解放区	单思堂 成纪昌	(104)
在迎接上海解放斗争的日子里	肖景祥 黄元济	(110)
资料：		
宣传工作指示（1949年2月10日）	(117)
私人企业调查大纲（1949年2月12日）	(119)
防护问题（原载1949年5月5日《酱报》）	
 韩国泉	(121)
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上海酱业职工在大革命前后的斗争情况 朱南田 张洪威	(126)

附录：

- 1930年酱园业劳资签订协议条件 (133)
编后 (136)

序 言

江 春 泽

原地下党酱业支部的同志们和在四十年代初期根据党的决定前往开辟酱业工作的蔡东园同志，写出了这本小册子里的许多生动具体的史料，反映出上海解放前酱业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斗争和进步的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酱业职工运动逐渐失去了党的领导，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了下去。直到四十年代初，党又重新建立了对这个行业职工群众的直接联系，群众的许多切身的要求才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身的团结，逐步得到满足。同时，酱业的职工运动，也越来越成为全市人民抗日和争取和平、民主以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一部分。

历史的经验说明：处在远比工厂工人、大专学校学生分散状态的店员群众和整个商业职工群众，几乎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自己的组织，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斗争。但是有了党的领导，情况根本不同了。关键在于，斗争要取得胜利和巩固、发展胜利，必须有对形势的正确估量，有对各种矛盾力量的恰当分析，有对具体斗争同在更大范围里争取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斗争之间的关系的明确认识，从而能制定和运用妥善的策略。只有党，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纠正了“左”倾错误、并形成了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上海地下党，才能实现这个领导，并且在这部分群众中，使党的组织和党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得到敌人万难想象的发展。

同其他地方一样，酱业群众中以党组织为核心的进步力量的成长，决不是在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条件下得到的。不仅有汪伪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而且在这个行业内部，在两个时期，都有反动的党、团分子同我们的同志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他们靠的是政权、特务机关，而我们的同志唯一靠的是酱业广大职工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支持。酱业的地下党，同职工群众是血肉相联的。斗争的结局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斗争双方的阶级属性和路线、政策和策略。这条真理不仅在宏观上千真万确，在微观上，例如在上海解放前的酱业职工运动和党支部的工作中，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酱业的党员同志在领会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和“勤业、勤学、交朋友”方针时，从酱业这个行业和每个时期政治环境的实际出发，有过不少创造。他们善于抓住职工群众每个时期最普遍和最迫切的要求，善于提出能争取最大多数酱业职工拥护的斗争目标（如“石来运动”、“酱业夜校”等）。他们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同业公会支持，解决了夜校和“进修会”（支部领导下的积极分子组织）的活动场所问题；利用大酱园里青年学徒、青年店员集中住宿在店里的有利条件和受托秘密保管进步书籍的机会，组织了青年店员接受进步思想的学习活动；利用益友社酱业干事会（社友联络）的形式和护厂护店“防护团”的形式，分区建立了广泛联系酱业职工群众的网络，……这生动地说明了，他们从实际出发，有所创造，做到了真正实事求是，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指示。

对地下党酱业支部的回忆

蔡东园

(一)

一九四一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店员系统的呢绒业支部方馥堂（即方致远）同志，由于身份有所暴露，经组织决定撤离上海。方离上海时，曾向我谈到万康宏酱园职员叶平同志。方馥堂参加益友社，就是经叶平介绍的。方离开上海后，由呢绒业鲍士用同志同叶平接近联系。当时的酱园业还没有党员。在这个行业中，要不要培养积极分子，并发展地下党的组织？在我们几位从事店职员方面工作的同志中开始是有些不同看法的。个别的同志认为，酱园业是古老的行业，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方式，封建家长制的管理，职工文化水平不高，是否值得花精力去开辟工作？他们主张集中精力在六大公用事业、大工厂和大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店职员方面则应在大百货、呢绒绸缎棉布、新药、五金等行业中规模较大。人员较多的单位开展活动，认为这样才有积极作用。我认为，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正由孤岛成为沦陷区，地下工作需要隐蔽，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酱业行业尽管封建保守，但叶平这样有前途的积极分子，还是值得了解。经组织上研究，随后作出决定，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就由鲍士用介绍我与叶平相识，结成了交往频繁的知己。

当时叶平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有高中文化水平，是慕尔堂夜校英文优秀生。他以前在中华书局函授部工作，思想进步，一九三九年进万康宏酱园，在批发部任帮帐工作，由于有工

作能力和勤恳，得到老经理严蕴和的器重。

黑漆大门高围墙的官酱园，相传有上千年的历史，油、盐、酱、醋、酒是居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这是制造、批发、零售兼营的行业，所以称为酱园业，与分布在全市的专营零售的油酱店是有区别的。抗战以前，酱园在全市共约有三十爿，多数设有分支店，有酱作、酒作，掌握着传统的制作技术，有相当大的栈房，拥有雄厚的资金，每爿酱园有几十名或上百名职工。从它的规模以及它与居民生活的直接关系来说，企业大、人员多、有影响，这个行业无疑是一个值得开辟的阵地。

经过不长的时间与叶平接触，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在这个行业，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间曾有过党支部，开展过工运，成立过工会，还发动过职工参加了配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斗争。在一九三〇年，为保障职工的生活权利。经过罢工斗争，签订了《酱园业劳资协议书》，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万康宏酱园的一些老职工，在交谈中，谈到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同时，对爱国抗日、反对汪伪统治，也有较强烈的要求。酱园业的职工大多是浙江人，有海盐帮和宁波帮之分，但这不是行业帮会，而是资本家或代理人与职工都有沾亲带故介绍进来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同乡集中，所以虽称盐帮、宁帮，职工之间不存在隔阂，还是比较团结的。

(二)

一九四二年，日伪强制推行“储备券”，实行滥发纸币，“以战养战”，使物价不断上涨，职工实际工资直线下降。他们咒骂日伪的经济掠夺；对当时的酱业职业工会只顾收会费，不重视职工生活困苦，也感到不满。这个工会与酱园业同业公会虽有三次增加薪水的《劳资协议书》，但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实际工

资只及抗战发生前的七分之一。所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已成了酱园业职工的普遍要求。当时万康宏酱园的职工，正在酝酿踢开黄色工会，开展经济斗争。面对日寇的残酷统治与血腥镇压，工商业又处在十分萧条的情况下，党应该如何领导职工开展这场斗争？怎样从一片酱园的斗争发展成全行业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怎样对待黄色工会？这既要估计和防止日伪当局的高压手段，避免暴露和牺牲，又要发动和教育职工，打开整个行业局面和奠定工作基础，逐步改变黄色工会，既要不为反动组织所察觉，又要能在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的各行各业职工具有团结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

我与叶平作了多次的商量，有时在他们店里从下午直谈到深夜。万康宏酱园的职工给我取了雅号：“烂屁股”。这是指坐着不走的意思，没有什么恶意。当时叶平已在店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组织了学徒的自学小组，还常和园中上层职员进行座谈讨论。他与资方代理人严蕴和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取得了严经理的重用和信任。我也成了店里大多数职工所熟悉的朋友。这样，对情况的了解也就深了些，对研究和决定问题也就更有把握了。当时，我与叶平商量领导这场斗争的原则和策略，并提请店委讨论，得到了店委和出席店委会议的上级组织代表陆志仁同志同意。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实际，确定了下列原则：（1）广泛发动职工，团结中上层店职员，开展要求改善经济待遇的斗争。（2）口号与目标，争取每月工资按米价发一石米。当时职工每月工资仅值三斗米，而抗战前在一石半到两石之间，提出每月一石米的目标是适当的。同时，以米计薪，也反映了人们对日伪储备票的否定心理。（3）打击和分化黄色工会，以达到改组工会的目的，使之成为一个为我所用的合法组织。（4）开展统战工作，争取石米运动的胜利。（5）有利、有理、有节，积小胜为

大胜，避免引起日伪政权的注目和镇压。

这些研究意见和决策，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具体化。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取得了石米运动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叶平。他在职工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发现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统战工作，迫使工会改组，使酱业职工运动中断了十二年以后又直接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经过长期的考察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展了叶平入党，由我和他保持联系。接着在同年九月和十月由叶平介绍，发展与他同店的王乾德、张鸿威（洪威）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由叶平担任支部书记。至抗日胜利时建立支委会，由王乾德担任组织委员，张鸿威担任宣传委员。

（三）

酱园业的资本家，大部分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聘请经理代管。这些经理大多是本园或本行业学徒出身，被资本家聘为代理人，来经营企业，行使业务权和人事权。但他们也是靠工资和红利过活的，其实也是受雇于资本家的职员。当然他们不是普通的职工，而是资本家委以大权的代理人。在剥削、压迫职工上，他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在工资福利上，他又与职工有共同的一面。这就是酱园业的资方代理人（经理）的两重性。这使我们对资方代理人的统战工作有它的特点和有利条件。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统战工作是复杂的。特别是对国民党员，就要作具体分析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合作。但当时的上海，有公开的汪伪国民党组织，他们是民族败类，是我们的敌人；也有秘密的重庆政府的国民党组织。有些国民党员过去是公开的，有的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能否正确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对工作的进展有很大影响。

一九四二年从酝酿“石米运动”开始，我们就知道在酱园业黄色工会人员和酱园业职工中，就有朱旭智、孙品渭、黄见根三个国民党员。我们就以这三人为代表，作了分析研究。当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我们是坚持合作。那时，我们是不露身份，不为外人所知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他们是身份公开过的。在他们三人中，一个有抗日意识，一个过去在职工斗争中有一定影响，另一个寻找一点日伪关系从事黄色工会工作，总之他们是有差别的。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来加深了解。他们三人中，资格较老，行业中有一定影响的是孙品渭。他有一定活动能力，也认识一些参加汪伪政权机关的国民党员，如胡寿祺等人。他较多的宣传他的“三民主义”，在初创图书馆时，他采购的是《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这一类书。我们只知道他是参加国民党较早的人，听说过他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酱业工会的组织者，还搞过全行业的罢工斗争，没有想到他曾参加过共产党。如果当时知道他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变节分子，进而参加国民党的话，那我们对他将会从这方面做些了解工作。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得知这方面的详情也是不容易的。当时，只是当他参加过工运的老国民党员来与他合作。到抗战胜利后，在对付国民党市党部所谓接收伪工会问题上，他还是与我们一致的。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他的政治立场也更加反动。1947年叶平被捕退出工会，反动统治的“戡乱令”发出后，孙品渭更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酱业区分部书记，建立“工福会”、“护工队”。黄见根是个制酱工人出身，文化很低，受过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比较讲义气，无明确的政治信念，参加过“毅社”。他在1940年与陈励卿（原酱业失业人员，当时的酱业职业工会理事）等人拉上日伪关系，搞黄色工会，主要是作为一种职业。所以“石米运动”时，他不持反对立场。叶

对黄见根的分析和对策

平是他的同乡，有条件接近争取他。他一方面可在陈励卿等人面前做些工作，使他们不向汪伪机关反映情况，另一面，通过他从内部促进工会改造。我们许他继续留任工会工作，这样有利于调动他的积极性。抗战胜利后，保持他的职务，他也是积极的。由于他是“毅社”弟兄，朱学范是他尊敬的工运领袖，他自称“开山门”弟子。抗战胜利后，朱学范是世界工联的我国代表，是保障工人利益、主张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日益趋向反蒋反内战反独裁。这都是教育争取黄见根的有利条件。但他缺乏政治主见，一方面可以参加我们的游园会，直至“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另一方面，他也会向孙品渭反映这些活动的情况，议论主要的人员，提供开列黑名单。当他受到孙品渭等人批评训斥时，也会满腹牢骚，向叶平倾诉他们内部对他的责备和压力。当1947年朱学范亡命海外，遭到国民党特务暗害时，他也愤愤不平。当孙品渭掌握工会领导权，发展“工福会”、“护工队”时，他又是他们的骨干分子，象这样的人，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在一定条件和时机是可以利用的，但要警惕，同时又要给他职位上的要求，使他得到实惠。我们对他的工作是掌握得有分寸的。朱旭智是出于抗日激情参加国民党的，1942年他刚离开杭州商店，进张振新酱园酱菜柜工作。“石米运动”开始时，他就投入了这场运动，以后一直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抗日胜利后，积极投入民主运动和工会工作。他眼看国民党的腐败和依赖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内战，日益产生不满情绪。经过“六·二三”大游行，在工会中与孙品渭、王维卿（国民党员，与孙品渭同持反动立场）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到1947年秋已到了爆发的顶点。叶平被捕后退出工会，韩西雅也离开了工会，积极分子王耀宗（即王飞）也辞去了工会监事，他忍无可忍了。孙品渭等人迫他参加“工福会”、“护工队”，追查参加“六·二三”大游行的人，尤其是查问参加梁仁